

王甜回著

同袍

BROTHERS

大学毕业生签约入伍。为期一年的严酷军训。
记分式量化考核。末位淘汰。激烈的竞争中一天天发生着身与心的嬗变。
『岂曰无衣？与子同袍！』

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

B 同袍

Brothers

王甜 ■ 著

解放军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同袍 / 王甜著. —北京:解放军文艺出版社, 2012. 1

ISBN 978 - 7 - 5033 - 2353 - 9

I. ①同… II. ①王… III. ①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
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1)第 234740 号

书 名: 同 袍

著 者:王 甜

责任编辑:王大亮

封面设计:一 米

责任校对:焦金仓

出版发行:解放军文艺出版社

社 址:北京地安门西大街 40 号 **邮编** 100035

电 话:66531659

E-mail:jfjcs@126.com

经 销: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:北京瑞哲印刷厂

开 本:1/16

字 数:302 千字

印 张:21

印 数:1—10000

版 次:2012 年 1 月第 1 版

印 次:2012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 - 7 - 5033 - 2353 - 9

定 价:29.00 元

(如有印刷、装订错误,请寄本社发行部调换)

目 录

1	第 一 章	筛子
18	第 二 章	逍遥游
37	第 三 章	流氓犯
56	第 四 章	男人的七月
74	第 五 章	远大前程
92	第 六 章	尖叫的血管
117	第 七 章	身体里的子弹
133	第 八 章	兼爱,非攻
155	第 九 章	山里面有没有住着神仙
175	第 十 章	别人的连队
194	第十一章	我靠
222	第十二章	娃儿们
244	第十三章	谁都有秘密
280	第十四章	那么近,那么远
291	第十五章	真正的战争
314	第十六章	山有盟
327	后记:	写本让自己热爱的书

第一章 筛子

1

大学生来了，翠鱼梁的七月就来了。

才来的时候免不了要被人指指点点，因为彼此好奇着、生分着，叫不出名字，就算数月之后团里有老兵说起他们，也只是笼统地概括——“那群读书读到了头的”。本科毕业，在许多初中、高中毕业的老兵眼里那已是了不起的里程碑，天下的学问学到这一步就八九不离十了。

部队兵员补充有两个大的批次：最冷的十二月招十七八岁的新兵；七月流火，招收高等院校毕业生。就像两条大动脉，源源不断地给部队输送血液。同样是血分子，还是进入七月那根管道比较好，一来就给戴上两片鲜红的学员肩牌。那种肩牌非常显眼，落在衣领两侧像火一样燃烧，又如血一样跳动，向人暗示未来的军官身份和不可限量的远大前程。

而这一个七月不比往年，向翠鱼梁进发的红牌学员不再是零星的三瓜俩枣，居然足足有一个排。来的那天毫无征兆。装甲团的团部大门像喉咙一样，“咕咚”一下咽进来一支队伍——说是“队伍”实在太勉强了，它哪里具备“队伍”所应有的样子啊，队形松松散散，步伐拖拖拉

拉,精神涣散毫无气质,没人下口令,甚至带队干部也没呵斥两声,整队人马都静静悄悄地行进在装甲团新铺的水泥路面上。但是,他们明白无误地身着崭新的军装,背着馒头样未成形的背包,阳光铺排下来,重点突出地勾画出一片暖洋洋的学员肩牌。他们就像一把随意撒进绿豆汤里的枸杞子,红亮得养眼。

同样不规范的是入门之初的必备常识。这种普及工作不是摆上桌面的正式教育,它是私密的、富有草根精神的个体经验,通过某种心照不宣的渠道保存下来,像民间故事一样口口相传。

比如——都说,打仗时冲在最前面的都是新兵。给做了思想工作,给鼓动上去的。鼓动不了,就一脚把你踹上去。反正你得上,哪怕被子弹打成筛子呢——你不当筛子谁当筛子?从列兵到烈士的距离并不遥远,往往就在那一脚上。

这个定位不是悲观的——只能算客观。谁不是从筛子开始的?就算同样做筛子,也还要分个层次出来。最倒霉的那类,是连战斗打响了都不知道。

筛子王远冷冷地瞅着集训楼三楼走廊上的一群人,眼睛里一点点抠出鄙夷的微光。这种表情太危险了,必须掩饰起来。前面那一大堆筛子正傻不拉叽地激动着,看那个身材矮而敦实的家伙,已经吃了迷幻药了,一脸不由自主的笑,捡了大便宜的笑,白痴书生遇见小娘子的笑,放进折子戏里他就该捏着鼻子、拉长嗓音说,啊呀——成为筛子三生有幸啊!

女生只有一个班,男生则要分散到一、二班去,这会儿正要分班,由于急于知道自己的着落,缺乏纪律观念的男生们把缺乏管理经验的一班长团团围住,吵吵嚷嚷,远看像起了集体纠纷,只差没打出“欠债还钱”的标语。这边吵闹还不消停,那边又来了一个不甘受冷落的中尉,费气巴力地挤进了人群,成功引起众人注意后他表演出大口喘气的动作,无可奈何地笑道:打仗可不兴这样!听过没?——士兵打电话说:报告!指挥官孤身冲向敌军,以身殉职!指挥官躺在地上说:龟儿子的,老子是被你们挤下阵地的!

围了几层的筛子如他预期的一样,笑得尘土飞扬。中尉是二班长,

凭着这富有亲和力的亮相，他轻易地在帅气而稚气的一班长眼皮底下抢得了足球明星肖遥、出过诗集的徐梦翔，还有……“王远！”

“到！”

响亮如惊雷，浑厚若洪钟——王远心目中最标准的、军人式的回答，已经在无数次刻板练习中达到相当程度的观赏性，只需一个恰当的时机表演出来。如他所料，在场的筛子都被他的气势震慑住了，意外收获是他们不自觉地给他让出了一条道。他不用推着挤着走到班长们面前了。如果他是指挥官，会把他挤下阵地？笑话！无论以前他是谁，来到这里，就算是筛子他也是筛子里的巴顿！

在心理上迅速让自己从“筛子”晋升为“筛子巴顿”的小伙子无比挺拔地立在二班长面前，浑身上下已经透着几分绿油油的味道了，他的昂扬、他的蓬勃都带着骄人的成长之势。谁都看得出来，这绝对是棵拔尖的苗子。

2

筛子的队伍叫“地方大学生集训队”。当然会有筛子队长。其实在刚刚到达装甲团的那一刻大家就见到了队长，但所有人没有意识到这点。

作为被电影、小说甚至网络熏陶起来的一代人，作为拥有本科以上学历的地方大学生，筛子们本来不应该表现得如此无知。他们竟然天真地认为，队长至少会长一副队长相吧？事实上，将要领导他们的集训队队长，除了肩膀上扛着教人疑心的两杠一星之外，几乎没有什么可靠的领导标志。他面色黧黑，拥有一口广告里才会有的、闪着健康光泽的洁白牙齿，带着和气生财、讨好世人的笑容，实在符合小人书中对农民伯伯最标准的描述，全中国的庄稼地里每十亩就有一个长成他这样的。

但他确实是队长。

他用自己的方式让筛子们肯定了这一点。

王远最初感受到他的厉害是第一次个别谈话。队长坐在闯进办公室的光线里，眯起眼睛打量着王远。这很正常。然后他把一支签字笔的笔帽用那口健康的牙齿拧开了，上下门牙一合，咬住笔帽，啮的一声。他大约经常给牙齿派分类似任务，所以也不奇怪。就在这时，没有任何征兆，他淡淡地开口了：

你把你们自己叫筛子？

王远差点从椅子上头栽倒在地。

回来对肖遥说起这事时，王远简直是一副活见鬼的惊惧神情。他说，他会读心术啊？别人脑子里的东西，他怎么会轻轻巧巧挖出来？受了这刺激，在之后的一段日子里，王远都尽量和队长保持一定距离。

“他要是个女的，我就不顾年龄差距娶她了。有妖气。”

队长如果能读出王远心里这句话，一定不会同意他将自己妖魔化的。事实上他是世俗化的典范，以身作则地演绎着部队里奇怪的生存法则。作为全集训队的最高军衔拥有者——少校，每每有学员表示羡慕，他便会勤勤恳恳地解释：其实已经是中校了，命令都宣布了。他是团里某个技术单位的副主任，主任还是少校，所以不好意思佩一个比上级还高的军衔，哪怕晋衔命令都已经宣布了。不佩吧，又不心甘，宁可回回不厌其烦跟人解释“已经中校了”。

有人问到他是哪里的人，他小心谨慎地不给人钻“老乡认老乡”的空子，总是乐呵呵地打擦边球：我？走的地方多了，你听我的口音，哪里也不像！我是南、腔、伯调！“北”念成“伯”，确实听不出是哪里的人。队列训练结束时有讲评，他黑着脸站在二十多个年轻人面前严肃地指出，要坚决纠正“狗屁动作”！女学员们都把头低了下去——面对太直接的粗俗，唯有低头才能把自己与受到的羞辱隔离开来。很久以后，学员们纷纷离开集训队到了各个基层部队，才早早晚晚知道了这句话的真相：他说的是“瘸癖动作”。在部队，这是非常普遍与规范的说法。队长一直被冤枉了，谁叫他“南、腔、伯调”呢？

对于从天而降的大学生们，当着面，他有一个概括——你们是“三高”兵啊，高学历、高素质、高水平！然而暗地里，他相信魔高一尺道高一丈，就算文凭把这些愣头青包装成了齐天大圣，也还有降服孙猴的如

来佛呢！他有十足的信心，将用实力树立起一个队长应有的权威。权威当然不是吧唧一下从天而降的，要有分解动作。

只要有想法，不愁没有机会。队长遇到的第一个机会——事后才意识到是机会——被他不留神放过了，不能怪他，那时他还没有完全适应队长的身份。

学员的行李都放在储藏室。铺好床之后，好像所有人都发现自己的东西奇缺，充分利用这初来乍到的特权，拼命从储藏室的行李箱中搬运东西出来，衣服、毛巾、笔记本、收录机、偶像明星的照片、小袋的饼干或薯片……这个黑脸少校就站在门口打量着来来往往的学员，本来是准备给大家提供咨询与帮助的，现在他发现没有人有疑问，所有人对自己的所需所取都了然于胸，根本不需要指导性意见，反而是他自己，面对这一片花花绿绿的不严肃的东西摇头叹息。为了让学员对他保留最初的和蔼印象，他一直控制着自己不要流露出过于强硬的威严，他欲言又止的样子显得有些奇怪，好几个过路的学员都回头冲他同情地一笑。

他决定要有所作为，证明自己在这里是必不可少的。于是他开始像夜市上的小老板一样热情地招呼大家有序地取放行李，安排每个箱子的存放位置，细心提醒大家，只拿必需的东西出来，储藏室不是随时可以打开的，平时锁起来，每周只有星期三晚上和星期六下午这两个时间段打开——每次打开半小时。当即就有一个女孩发起了大小姐脾气，拥挤的储藏室里几乎装不下她尖厉的声音：衣服也不给放风，万一霉掉了呢？大家只当听了笑话，笑笑。偏偏有人接口说：在这种地方，人不烂掉就够 lucky 了。

哪怕夹着英文单词，队长也能听出这句话里的堕落情绪。说话的男生回头看见了他，意识到话说过头了，伸出一个食指在太阳穴上点一下又飞出去，做出调皮的美军式敬礼动作：sorry，少校。为表达道歉的诚意，他靠拢队长，从兜里掏出一包烟，熟练地弹弹，抽出一支来发给这位黑脸白牙的军官。换成普通连队，这就是一个教育机会，队长应该借机大谈一下军人形象问题，作风纪律问题，思想道德问题……但在突如其来的一支香烟面前，他没有一点思想准备。

不喜欢？这团里小卖部最高级别的烟只有这种，“软云”，要不就

是“软玉”。

队长一直摆着手，身子往后倾倒，一脸完全失控的困窘。他谢绝的眼神中竟然夹带着惊恐——小学时代遇到坏孩子的好孩子，才会有那样孤立无助的表情。

那一刻是队长的梦魇。他难以相信在那一刻居然会失控，会被一个小青年镇住，会……羞怯？仅仅因为，他们是地方大学生，是未来的军官？不，不能受这帮有文凭的自高自大的“筛子”牵制！他所理想的自己，应该是胸有成竹，收放自如，一切尽在掌握中。

很快迎来了第二次机会，很小的机会，正好可以小试身手。队长穿梭于各班的宿舍查看内务整理情况，在二班门外听到一个生嫩（至少他感觉是这样）的声音：兄弟叫徐梦翔，有劳各位了，俗话说在家靠父母出门靠兄弟……他移到门口，看清了那个自称兄弟的徐梦翔，是个眼镜，正在胸前抱了拳，向四面八方新结识的狐朋狗友一下一下叩拳，十足的江湖气派。什么玩意儿啊都？

队长像是打上门的仇家，突然踱进门去，一步一步走出一种气度来。怎么啦袍哥？袍哥人家决不拉稀摆带。看你这床整的，找个兄弟帮帮你吧！

他始终露出一口白牙笑着说话，屋子里的人也都盯着那口白牙，判断他说话的口气。末了，他慢悠悠踱了出去，徐梦翔推推鼻梁上的眼镜认真地说，哪个跟他认袍哥？一看就不仗义！王远逼近他耳朵让他醍醐灌顶：懂不懂兄弟？这种修辞手法叫反讽！

3

地方大学生需要知道什么是部队，什么是上级，什么是绝对服从、令行禁止。第一天晚上，队长熊有林第一次站在排列整齐的学员队伍面前时，眼前就是天安门大阅兵的场面。那种成千上万人的整齐划一，那种毫无瑕疵的圆满和谐，已经达到超越纪律的艺术水准。那是他所

希冀的最高境界,可遇不可求啊!

他的“大一统”理念开始指导实践了,是从一个眼色开始的。他向一班长——值班班长——点了点头,眨眨眼睛。一个结构庞大的运作体系的遥控键就此按下。

都有了——

从今往后,这三个字将会经常出现,它表明一种政治理念、一种生活目标、一种日常状态。都有了,那就是:无一例外。

一班长说,都有了——全体起立!全体起立时,队长与其说在看不如说是在听,他支棱起耳朵——那是他特别信赖的一个器官——敏锐地捕捉到了自己想要的信息:不专业。不专业的起立,单凭声音就可以判断出来。漂亮的起立,是齐整整的“刷”!是的,多余的声音没有!慌乱感没有!犹豫感没有!那种干脆、充满力度的起立声,是来自纪律的约束,来自心灵的坚定,来自对上级的绝对服从!而这群懒散又自大的家伙们,以为起立是什么?只是膝盖一直小腿一蹬屁股一紧吗?所以他们没有节奏感,没有统一的概念,他们以为自己所做的仅仅是个动作。

新兵的第一步,就是要明白,动作并不是动作本身的问题。大学生们,你们以为军队真的就头脑简单没有思想吗?错了,队长会让你们见识到简单动作背后的思想蕴含。这是政治,却也是艺术——你们懂得了吗?

队长在心里发表着傲慢的讲话,脸上却是风平浪静。如果一个人连基本的情绪都不会掩饰,那就失败了,最起码他当不成本科大学生的队长。

一班长在基础训练方面显然是个带新兵的好手,他面带微笑地告诉大家,这样起立不是军人的起立,起立应该是具备爆发力的一个简短动作,没有任何拖拖拉拉,所有人的起立只能听到“一个”声音。重新来一次!

都有了——起立!

刷!

一班长一脸欣喜地朝队长看过去,后者赞许地点了点头。一班长

由衷地说,到底是大学生,领悟力很强啊!肖遥端端立在队列里,梗着脖子、目不斜视地小声对前排的王远说,又把我们和那帮初中高中入伍的混为一谈了,告他侮辱!

受教育成果感染,一班长迅速展开第二项训练:收放小凳。每个人都有只幼儿园才会有的木质小凳(显然没有考虑成人与幼儿臀部的巨大差别)——其实现在基层连队都用总部配发的新式金属折叠凳了,但集训队尚在正式编制之外,且有必要让年轻人了解军用小凳的历史,所以大学生们用的都是淘汰下来的旧凳子。小凳的用处也会在不久的将来让人一一领略到:比如宿舍里铺好的床是不能坐的,只能坐小凳;集会、唱歌、看露天电影等当然要人手一凳;到后来,连种菜时夯实田埂的任务都用小凳完成。

在队列中收起小凳,所有人都要将它放在相同的位置、高度;相比之下,一班长更热衷于下口令:放!小凳们啪的一下放下,那声音比起立要响亮得多,雄壮得多,气势就出来了。放下小凳时所有人必须保持“放”的姿态,弓身弯腰不能动。一班长又说,好!全体人员才起立。每一下都要到节拍点上。肖遥又在队列里小声说,老子现在想起迈克·杰克逊跳的机械舞,怎么就觉得他当过兵呢!

不许讲话!

一班长的眼睛瞪过来,灿烂的笑容在瞬间收敛,他用目光把违纪的肖遥从人群里挑了出来,神情中充满了不由分说的警告。然而不是自己班上的人,他不便点名批评;当然,如果是自己的人,更不愿意往自己脸上抹黑——做人就是这么难。

当起立、收放小凳的基本培训结束了,大家坐下,队长开始了他的讲话。和这一比,前面那些个都是小儿科了,树立权威其实也简单,只要让别人知道了你的“权”,自然就有了“威”。队长注定会拥有他想拥有的威严,他会获得尊重甚至畏惧,哪怕你长得像一个农民伯伯,只要把手上的锄头换成机关枪,周围的人就会躲着你,躲不了的就讨好你。

队长说的什么呢?天地良心,他一点没有夸大其词,完全尊重客观事实,只是这事实来得严峻,来得沉重。

他说,上级部门把一个艰巨任务交给了我们装甲团,我们必须保证

把你们锻炼成合格的军人——不是普通战士,而是军官!没有把你们放到陆军学院去军训,就是要你们更快更好地熟悉基层部队的实际情况,一边训练、学习,一边体验、实践!你看,上级给你们派的班长,都是从全团军官中选拔出来的优秀人才,可以给各位做表率的!

队长又说,虽然部队接收地方大学生已经很多年了,成为传统了,但今年却不同。为什么呢?针对以往地方大学毕业生到部队并不能完全适应基层工作的弱点,今年军区大胆实施了一个新的方案:采用淘汰制选拔人才!只要训练不合格、思想不合格或综合能力达不到要求的,都大胆淘汰!我们R集团军装甲团有幸得到上级信任,成为培训的试点单位!当然,这只是试点。试点吗,就是没有经验可循,我们要边摸索,边实施。至于淘汰的问题,大家也不要担心,我们与你们所在的院校有协议,如果毕业生真的不适应部队生活,淘汰下来,他的档案可以退回学校,这一年的经历将在档案上定性为“参加军队组织的为期一年的国防后备力量培训”,在次年以应届生的身份正式毕业,丝毫不影响你的就业竞争!我想,这些内容,大家都是知道的,因为每个人都与部队签订了一份协议,保证在被淘汰的情况下服从决定,记得吧?

如果有声波探测仪,队长一定能听见声势浩大的“得得得”上下牙齿相互碰撞的声音。从表面看来,学员们都很冷静,甚至太静了。协议。每个人脑子里都浮现出当初签订的那份该死的生死协议,每个人在签订的时候都坚定地认定,自己不会是最倒霉的那个。现在来到部队了,有了起立、放小凳之类鸡毛蒜皮的初体验,似乎都不那么肯定这一点了。

如果还有不清楚的,可以提问。

队长做出国务院新闻发言人的姿态来,在学员眼里,他的形象在短时间内有了不可思议的成长。一个学员鼓足勇气举手,被获准发言后他代表大家问了个关键性问题:请问淘汰的标准、名额有具体说明吗?

队长微微抬了抬下巴:我是这样想的——当然不仅仅是我一个人的想法,已经在做方案时得到了上级领导的认可——我们将采取积分制,根据军事训练、政治学习、日常表现等多方面进行量化考核,有奖有惩,有加分有扣分,具体可以参考我们马上下发的《大学生集训队量化

考核实施办法》。在我看来,最公平的做法就是:末位淘汰制!

说到这里,队长伸出了食指——那是一根从未吸烟因而毫无烟熏痕迹的完美的食指——不,不只如此,接着又伸出中指、无名指,现在他的指头比如来佛的指头更可怕,法力无边。三个手指头在众人面前稳重地轻微晃动,所有眼睛都落到它们上面,让人深刻地理解了“四两拨千斤”、“动动毫毛”之类隐喻强大本领的俗语。法力无边啊。

可以告诉大家——我有三个淘汰名额。

安静。沉睡般的安静。

之后有人忍不住回头打量身后的战友了。队长是多么精明的人哪,你一抬屁股,不,一抬头他就知道你想的是什么。他狡黠地一笑,说,不用数,你们总共人数是二十八人,女学员十人,男学员十八人。

这个数字在会后的学员讨论中,被认为是带了暗示性的,强调男女人数,队长的意图应该是说,按比例分配吗,男学员淘汰两人,女学员淘汰一人。

淘汰比例高不高其实并不重要,数字本身已经达到了它所应有的震慑作用。哪怕只淘汰一个人,也没有人敢掉以轻心。

因为,那一个,并不确定是谁。

真的,树立权威是很简单的,只要让别人知道了你的“权”,自然就有了“威”。一个小事例可以完全印证。队长结束了上述发言以后,面对队伍皱了皱眉头——许多人的心也跟着紧了紧,队长说,三班长,你们女学员里面还有长头发啊?

三班是女学员班,班长是个一脸寡淡的少尉女军官,她在听了队长的话之后迅速起立,用受过严格训练的监狱女看守般的严肃口吻说,哪些人来之之前没有剪头发?站起来!

冒着冷光的命令语气令队长在一瞬间触动了怜香惜玉之心,他伸出手刚做了个制止的动作,就看见有人已经服从命令、行动迅速地站起来了。

一共两个女学员,都梳着长马尾,有一个还是自来卷,头发又髻又长,蓬蓬地懒懒地束在脑后,耳根下却饶有风情地支出一小绺弯成小圆圈的发丝,乖巧地贴在脸庞上——这样妩媚的发型换了谁都会舍不得

剪掉。

三班长感到失职的丢脸，只有加倍努力来弥补。她以审讯的姿态说，叫什么名字？报上来！

路漫漫。是没有自来卷那个。她头发长而柔顺，表情也柔顺，猫一般不安地紧了紧眉头，但也毫无惧色。另一个——自来卷女生低了头，迟迟没有吭声，在三班长严厉的催促下她才可怜巴巴地对着地板说：……汪晓纤。

三班长真是不识时务，她忘了这是全队的集会了，简直把自己当成女队长了，开始了激愤的训话：你们不知道军训是怎么回事吗？还留着这么长的头发来部队？看看我，已经是干部了都还留着符合规定的头发……队长终于忍不住了，插嘴道：好了！三班长，不用再说了，我也没怪她们，本来就没有事先提要求嘛，就是新兵入伍，也是到了部队再剪头发的吗！明天下午你带她们去镇上，找个理发店把头发剪掉就行了。哎，我说……那个那个……汪晓纤，你把头抬起来好吧？又没批评你！

自来卷汪晓纤慢慢地、一点一点地抬起她的头。坐前面的男学员都忍不住违反规定回头去看。那真是一张漂亮的脸蛋，而且，沾满泪水，由于泪水而楚楚动人。

队长认出来了，她正是储藏室里担心衣服发霉的蛮横女生。

4

肖遥说，如果来这个万恶的集训队还有一点点积极意义的话，那就是发现这世界还是做男人更幸运一些。他手脚大张地躺在床上，铁架床要把他这个大块头完全容纳下来实在是太勉强了，况且他的思想也在窄小的床上迅速膨胀。他滔滔不绝地发表着关于女生班的想象：女学员太惨了，长这么大，一个个在父母在老师那里又娇又宠的，现在终于要受命定的苦了。那个三班长完全就是个女盖世太保！呵呵，当然，我要是个女的，是个长得跟三班长一样丑的女的，面对比自己年轻漂亮

一大截的女学员，说不定比她还抓狂！

“王远你信不信，要是女生可以混进来一起分班的话，绝对的，那些女生宁肯冒着被强奸的危险也要分进一二班！”

虽然是说给王远听的，宿舍里的金刚们自然都免费获取了这份火辣火爆的想象资源，纷纷吃吃笑着参与进来，顺着肖遥的思路夸张下去，猜测哪几个女生会被分进二班的宿舍。一个悲观主义者说，美得你，人家女学员肯定都要选一班，就冲一班长那小白脸的样儿！另一个说，怕啥？咱们不是有诗人和足球明星吗！众人又笑了。徐梦翔见自己被卷进去了，做出老成的样子把嘴巴一撇，总结道，女人，浅薄！仿佛三班的所有女学员都围在他身边吵着要诗集签名。

二班长这时端着洗脸盆进来了，他在门口已经听到了男生们常有的关于女性的话题，也听明白了这层意思——虽然在男生分班时你二班长占了上风，要，不要，多有派头啊，可如果让女生来选，你就就得败给一班长那个俗话说的“很阳光”的小帅哥啰！二班长并没有让自尊心受打击，至少表面上没有，他避轻就重，风平浪静地给大家来了一下：

“人家女生才不需要同情呢！部队女的少，怎么都会照顾着点儿。我估计——三个淘汰名额都是男生的。”

淘汰。一说到淘汰，就像捏住了所有人的尾巴。二班长这狡猾的狐狸成功地实现了让大家闭嘴的目标。没有人再说话。实在觉得空气太过冷凝了，应该有人打破一下。王远在床上重重地翻了一下身，把被子盖到脸上，隔着被单口齿不清地大声命令自己：

睡觉！

二班长预言得不对，女学员们其实是需要同情的。尤其是比较娇弱的女学员，尤其是来自男性同胞的、充满体贴的同情。男生们得到这个印象的时间是第二天下午。去操场训练时，队伍带着午睡后半梦半醒的拖沓状态慢慢挪下通往操场的缓坡，在灰灰草烤焦的香气中，前面不远处出现了一列由三个人构成的小纵队，三点一线，最后一个“点”总是慢一拍，像个笨拙的小尾巴。

大队伍很快赶上了小纵队，大家看清了，正是三班长带着两个长发女孩，要去山下的镇上剪头发了。一定会有人羡慕她们，这么快就有机

会出营门，去镇上逛。管他是什么破镇子，总比一二一的部队稀奇多了。

但这会儿让大家稀奇的是小纵队末尾的汪晓纤，她走得一瘸一拐的，脸上是抽抽搭搭的样子，把嘴唇咬得很重，不让自己哭出来。这是她最大限度的坚强。

晓纤，队伍里有个男学员轻声地喊她，怎么啦？

汪晓纤抬起头来，在被叫了“晓纤”的一刻她忽然冲破了脆弱的极点，失声哭起来：我的脚……磨破了……

所有人都勾过头去瞅她的女式制式皮鞋，码子大了，穿在脚上一拖一拉，把脚后跟都磨破了，鞋的后跟空隙里塞着卫生纸，上面已浸上丝丝血迹。

那男生见了也着急起来：你、你跟别人换一下鞋行不行？汪晓纤无比痛楚地摇摇头，一手掩住嘴，秀丽而克制地继续抽泣。三班长扭过头，无不讥讽地对旁边的队伍说：哟，一班长，你们的学员可真会疼人啊！

值班带队的一班长听了，生气地拉高嗓门喊，步子大点！动作快点！一二一！队伍很快走到前面去了，仍有一两个男学员悄悄回了回头。有人忍不住问，江成龙，你家晓纤一直都这么爱哭吗？原来那个向汪晓纤表达同情的是江成龙。江成龙一脸正气地说，胡说什么，我们只是校友，一起坐火车来的。但谁都听得出来他心里在乐，巴不得大家把他往汪晓纤身边推。就算到了后来，大家已经熟得像一锅煮的了，整个集训队也只有他一个人这么亲昵地称呼一个异性：晓纤！晓纤！用肖遥的话来形容，很臭屁的样子。

路漫漫和汪晓纤跟着三班长，搭一辆外出拉物资的吉普车来到镇上。山下的小镇人不多，宁静，一下来了几个穿军装的女的，镇子主干道两边便只剩了错错落落瞪大的眼睛。剪头发的小店主又激动又紧张地询问她们要什么样的发型。汪晓纤低垂着头，一声不吭，路漫漫茫然地把目光往墙上贴的各式发型照片扫去——那些照片年月已久，发黄发黑且发型过时，看也看不出什么兴趣来。三班长连忙代她们回答：只要剪短就行。小店主转向已经坐下的汪晓纤，问她要多短，她这才把沾